

發現 陳元亮

西江月——虛擬圖書館

收納古今經典 結連中外度藏 不勞尊駕往來忙 隨地隨時上網

哪管天昏地暗 何憂雨暴風狂 無邊書海任巡航 探索人生寶藏

當年——今日

人老了，都喜歡想當年。一位長輩連日治時代芝麻綠豆的小事都可以娓娓道來，卻無法記起今天吃過了午飯沒有。看見甚麼不對眼的事，動輒慨嘆「世風日下，人心不古」。以成長於半個世紀之前如筆者之流，也不時緬懷昔日時光，儘管那不過是國粹精華的阿Q一番。

小時候家住深水埗的三層式舊樓，就是在人行道旁有兩條柱支撐著一個大騎樓的那一種。按照今天的吹水尺度，單位建築面積接近二千平方呎，樓底十二英尺，比起現今的豪宅絕不遜色。一家七口住在騎樓，房東和他的大家族住在其餘的四五間房，倒不覺得特別擠迫。我家大門不是密封的，而是鐵枝門——跟監獄的獨立牢房一模一樣，兩家的日常生活真箇「燈膽相照、互相監督」。廚廁共用一套，菜刀只有一張，關係堪稱密切，也算和諧。

樓宇失修，其實古已有之，並非於今為烈。記得隔壁重建，地盤主管可憐我們這棟風燭殘年的非法定古蹟，親自帶隊到我家中進行加固工程，於是一群孩子多了一個直達屋頂的杉木馬騮架。縱然如此，拆樓打樁之聲，還是震入心脾，更不時伴以剝落的天花碎片。不得不佩服當年的我，竟有「家崩於前而色不變」的氣概。

有一天，發現斜對面的同齡古董被封為危樓，並有即時危險；住客紛紛收拾細軟跑到街上。雖不知何時輪到自己，房東的態度卻一百八十度轉變，每每小事化大，吹毛求疵；務求我家搬走，好獨吞賠償。可是我家貧賤不能移，只好奉陪到底；並且深深體會十載同屋共住的情誼，始終敵不過一個錢字。

風雨飄搖

曾有朋友投訴入伙不久的新居窗台漏水，更糟的是豪雨當天舉家外出，令部份地板報廢；可是比起當年舊居便太小兒科了。我家對於「外面下大雨，屋內下小雨」已經習以為常；憑經驗可以在有水跡的位置預先放好瓶瓶罐罐。大珠小珠落罐瓶，奏出了苦中作樂的雨中交響曲；也使我首次瞭解水量與音調的關係。

在「落大雨，水浸街」的情況下上學才刺激呢！當時沒有甚麼黃紅黑雨，只要不是五號風球(相當於今天的八號)或以上便得一切如常。記得一次傾盤大雨中步行上學，街道成為水深及膝的急流，雨衣變得毫無意義。逆流而上的我，四出張望漂流的雜物，偶然伸手撈來把玩一下，為平淡的路途帶來一絲樂趣。不幸的是，自己的一隻鞋子也隨波逐流而去了。

這故事今天看來恍如天方夜譚。每當下大雨的早上，全港都緊張兮兮地盯著電視。人命至上，安全系數越來越高。政府越來越像黑白天鵝的父母官，生怕照顧不周被刁民投訴；搶包山也就變成了工業安全的示範表演。想起西班牙的奔牛節每年都有死傷，跑得慢接近蠻牛的才是好漢，盡得「五十步笑百步」之真傳。西班牙政府大抵應該規定人牛之間的安全距離，及在牛角上纏軟墊，並讓牛吃鎮定劑，以保安全。

富饒社會中，孩子備受保護，卻少了一點歷練。從前天生天養，現今隨時被控疏忽照顧而銀鐺入獄。家長生怕孩子吃苦，於是孩子理所當然地怕苦。發達國家的運動員漸被發展中國家的趕上，因為出人頭地不一定靠運動，甚至一定不靠運動。體操跳水等高危項目的接班人越來越難找。雖然不少學校鼓勵一人一運動，可是人人心知肚明：賽跑冠軍或者會考奪A，哪樣重要？

新居舊愛

俗云：「天要下雨娘要嫁人」。無論先父對風涼水冷的大騎樓如何留戀(另一原因是受法律保障的低廉租金)，殘破的家還是成了危樓，我家也搬到了新式的多層大廈。也許當年還小，沒有傷春悲秋的煩惱。

鄰舍各散東西，竟然沒有甚麼捨不得。終於脫離房東的魔掌，倒覺舒一口氣。新居縱然狹小，到底安全乾淨；遇上打風下雨，上廁所也不用打傘。

後來一度住在無敵海景的小單位。除了西斜時熱得要命，倒深深體會夕陽無限好，並拍下了不少自以為很「沙龍」的黑白照片。可是美景看久了，竟然懷念起昔日憑窗瞭望街景、觀察眾生的樂趣。就是與隔著馬路與同是住在二樓的孩子扮個鬼臉，也是一樂。記得對面三樓有一間「山寨式」工場，落貨時就在窗外掛上一條布製的長筒，直達樓下貨車，真是快靚正。我常幻想從這條時光隧道極速滑下，比公園的滑梯刺激多了。可是今天，小傢伙拉我去玩過山車海盜船的時候，我總是敬謝不敏。

當年新居的海景，今天已經被更新的屏風大廈擋住了。密封的空調商場和豪華會所，讓住客不見天日地上班下班自給自足。現代城堡的外圍雖然沒有護城河(新的政府總部可能有)，卻盡是停車場出入口或者電器機房，低頻噪音像無休止地訴說孤寂與冷漠。「行街」真的成了「經過街道」的功能性行動。「保守份子」(conservationists絕無負面意義)力爭保存社區生命力的執著令人敬佩；可是恐怕沒有多少港人，尤其是年青一代，選擇「藍屋」式的居住環境，成為另類博物館中的展品。

夏日風情

地球暖化，天氣越來越熱；加上大量汽車廢氣，遂於大廈高牆之間形成熱島效應。冷氣機成為家家戶戶關窗對峙的自保機制，年輕一輩大概難以想像沒有空調的日子。想當年住家空調是孩子聞所未聞的超級豪華設備，更沒有十八度低溫的避暑商場。天氣太熱，孩子就打地鋪。冰涼水泥地帶來的享受，大概跟北方人冬天睡暖炕不遑多讓。有些街坊乾脆在騎樓底開帆布床(尼龍床還未出世)，倒沒有甚麼「不雅」的顧慮。

每天晚飯過後，街頭的小販陸續開檔。雖不比油麻地平民夜總會的多姿多彩，也頗為熱鬧。有賣小吃的，也有賣家居用品、玩具和衣服

的。在沒有電視的年代，逛街吃冰棒是最普遍的消暑節目；就是不購物，看看人家做買賣也是樂事。網上購物始終不能在香港大行其道，除了地理環境的方便，也是人們不願失去那種樂趣吧。

兩個街口是個動靜皆宜的多元化組合。昏暗的油燈下，戴著墨鏡的「預知子」默默地等候問凶不問吉的來客。不遠的地攤擺了十多個棋盤，身形瘦小的老伯蹲在看來必敗無疑的殘局後等待街坊的挑戰。襤褸的衣衫掩不住精光畢露的眼神，背後或者埋藏著光輝的過去，也許他曾是三省棋王？

還有一個不常露臉的魔術師。他總是挑最陰暗的角落擺賣他的獨門玩具。一次賣的是兩個紙人。他聲稱把紙人用力擲到地上，他們就會廝打起來，並且即席示範。一位老哥大感興趣，買了一套馬上就要打開來玩。魔術師即以充滿敵意的眼神說：「返屋企先玩！唔好阻我搵食！」所謂「睇得到算你眼快，睇唔到算我手快」。行走江湖，何必斷人活路？

民間藝術

一個街口之外便是另一番光景。叫賣聲在明亮的大光燈掩映中此起彼落。馬蹄露伯伯以歌唱的節拍喊出「雞蛋冰糖馬蹄製，飲翻杯啦夠晒實際」。雪梨大叔聲如洪鐘地反覆朗誦「有雪梨冇熱氣」。性格鮮明，各有特色。比起今天小販和商舖機械式的「埋黎睇埋黎揀」，甚至街頭網絡推銷員半死不活錄音機般的「同你介紹番」專業得多，也敬業得多了。

孩提時代的我，逛街的最高享受就是喝汽水。家中沒有冰箱，在土多的水櫃拿出一瓶冰凍的屈臣士哥喇(類似今天的「可樂」)，順便在冰水中洗洗手，那一陣透心涼，叫我回味一個晚上。我還喜歡看雪梨大叔的表演。只見他左手用毛巾托著梨有節奏地轉動，右手配合著飛快地把梨皮一條一條地削開。可是皮是不會掉下的，直到梨轉了一圈，大叔才用刀沿著梨柄下半寸拐一個圈，整個梨皮便如落花一般掉到地上。整個過程不用十秒，期間大叔談笑自若，卻從未失手，真是神乎其技。

後來不知何故，大叔失蹤了，賣梨的換了兩個年輕人。他們的刀法可能還未到家，卻搞了一部小機器。只要把梨插穩，再搖動手柄，一把小刀就會把皮從頭到尾一條過地刨出來。如此的奇技淫巧，直看得我目瞪口呆。一角錢除了買個清香爽脆的梨子，還可以欣賞如神刀法或者新奇發明，可算是增值服務了吧。

今天買梨子都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，再沒有甚麼附加值了。也許北方館子的廚師以舞蹈演繹拉麵的技巧，或者鐵板燒師傅玩弄雙鏟和調味瓶有點相近；但始終少了一分街坊的親切。

天外來客

夏夜，蚊子常常空群出擊，擾人清夢。蚊香就是僅有的防禦工事(蚊帳這防空洞太昂貴，並非人人可以入住)。總有些敵機突破防線，做成流血事件。我便試過雙腿被地毯式轟炸得彈痕累累，卻竟然一睡到天明才發現災情。搞不清是我睡得特別香甜，還是我皮粗肉厚。比起今天，小傢伙媽媽驚覺一隻類似蚊形物體入侵，便大呼小叫，馬上展開關門打蚊大行動。斗室之內，搜獵者手握最先進的電子武器，屏息靜氣，上下求索，不達目的，誓不罷休。肅清殘敵後，舒一口氣，啟動空調。小傢伙得保清白之軀，媽媽實屬勞苦功高。誰說香港孩子是溫室成長的小花呢？他們是冷氣間的小花才對。

除了討厭的蚊子，每年夏天總有好幾天整條街被龍虱佔據。可能是交配季節吧，成千上萬的龍虱受到街燈的吸引，形成漫天飛舞的奇觀。龍虱貌似蟑螂，故俗稱水甲由。偶然也有飛入百姓家裏的，孩子可樂壞了。龍虱入水能游，上天能飛；但在地上爬的時候卻不甚靈活，很容易便手到擒來。我們拿個瓶子，用水把牠養著，觀察牠潛水的姿態和翻身的技巧；也可以在牠腳上綁一根長線，就成為一隻自動風箏。在今天，這也許可以當作一個「昆蟲行為觀察」的專題研習，實行愉快學習一番。

龍虱既可以玩，也可以吃，據聞含豐富蛋白質，兼有食療功效。小販車子上，炒著一大鑊的「和味龍」(今天大概只會令人想起波經版的標題)，挑戰行人的膽量。有人熟練地剝腿去翼，吃得津津有味；我總

聯想到廚房成群的蟑螂而「耍手擰頭」。倒有點後悔當年膽小，現在要試也無尋覓處了。

玩物養志

在物質匱乏的五、六十年代，玩具是奢侈品；可是從另一角度看，卻引發了孩子的創意。皮球太昂貴，我們就用廢紙裹著破布，再緊緊地紮成球狀；雖然沒有甚麼彈力，卻無阻一群小球員的興緻。比較複雜的是做毬子。當年士多賣的毬子是大的一角，小的五分；但想想以兩個麵包換一個毬子還是不太划算，反正材料是現成的：電話簿和雞毛。雖然廢紙有價，但成人都不會吝嗇把舊電話簿送給孩子。每當家中殺雞的時候，媽媽就會留給我們最粗最直的尾毛——翼毛不管用，因為是彎的。材料齊備，總動員剪紙鑽洞，全部人手製作。當然，業餘水準的毬子不太紮實，往往幾個回合就使出一招仙女散花；但那有甚麼關係呢？我們從製作開始的時候已經「玩」了許久。

晚上人家去看電影，我們也在家放電影。我們先在「玻璃紙」（當然不是買的，而是包裝廢料）上畫上圖畫，有時臨摹畫冊，也有自己創作。然後把被子掛在幾個孩子睡覺的「閣仔」側面，搭成一間臨時電影院。手電筒就是放映機，解畫是人人有份七嘴八舌的，是個不折不扣的互動影院。

無可否認，今天的電腦遊戲新奇刺激；可是我總覺得電玩無論如何像真，也缺乏人氣。即使代入角色成為朗尼大演帽子戲法，又怎及得與一群死黨，踢得滿頭大汗，既得運動之益，也磨練社交技巧？也許是家庭結構改變了，群體遊戲通常只有在學校或者形形色色的建構機制嚴密監控下進行。難怪不少孩子沉迷虛擬世界，尋求疑幻疑真的自我釋放，導致社交困難，甚至成為隱蔽青少年了。

親子廚房

也許中國人苦難百多年，深知飽肚子的重要；除了見面都問候「食飯未」、「飲茶未」之外；過年過節最大的享受就是吃。每個傳統節日都有應節食品，由中秋月餅、端午糉子、元宵湯圓以至七月十四的芋頭爛鴨，各有特色。掉過來說，每一種食物都會令人聯想到一個節日。平時難得一吃雞鴨，只有節日(還有祖先忌日)才可以大快朵頤；新年更是難得多天大吃大喝。我們今天可能每日都會享用這些食物，甚至一年到晚都可以吃糉子月餅，反而沒有甚麼感覺了。

除了月餅，其他的應節食品都是自家製作。小時候最喜歡的就是跟媽媽一起做油角。這是難得的親子廚藝活動，而且不用付學費。開麵粉已經是挺好玩的，當時總以為把麵粉堆成一個火山口的模樣純是為了有趣。和好了麵，媽媽便會給我一小團作玩具，免得我搗蛋。我做過一個街上擺賣的「麵粉公仔」，但當然弄了個不明物體。選好日子吉時開油鑊是嚴肅大事，炸東西的時候更不許亂說亂動，一大鑊的滾油不是鬧著玩的。看著自己的心血結晶漸漸變成金黃色，頗有幾分滿足和自豪。雖然吃起來又乾又硬，但有甚麼關係呢？到底是自己的傑作嘛！

每年媽媽都會到表姨家拜年。印象特別深刻是因為她家住半山——不是汽車直達的豪宅，而是要撐百多級石級的荒山木屋。拜年的手信也不是甚麼曲奇巧克力，而是媽媽親手製作的油角。「試試我的手勢」就是交換禮物時候的寒暄套語。記得一年表姨笑嘻嘻地推銷她那黑乎乎像個煤球的煎堆，說那是她的「第一次」。那當然不太好吃，但背後的溫情，又豈是今天千篇一律的超級市場標準禮物可比？

遍地開花

家居對面樓下有一個字花檔。這可不是甚麼文學刊物，而是非法街頭賭博，就像今天馬會場外投注站一樣「梗有一間係左近」。參與者每天看某些報章漫畫提供的似是而非的提示而投注一些號碼，有點像六合彩。當然，字花檔沒有馬會般透明公正，更沒有太平紳士監場，開甚麼全屬黑箱作業。晚上開彩，那十來歲諱號「雞蟲」的哥哥便會踏著單

車，到處高呼甚麼「十號騎十六」之類。當時偷聽大人談話，原來他們都知道字花背後的蠱惑，但他們的信念是不管公平與否，總要開一瓣吧。這或者是賭徒今古如一的積極樂觀主義，所謂「賭就輸實，唔賭就窮實」，他們大可以薛西弗斯自況呢！

時常有一些便衣探員探訪字花檔。是探訪，不是凹檔。好奇怪，雖然他們沒有穿警服，我們還是從他們的夏威夷恤衫後面那隆起物一眼就看出是「雜差」。他們與字花檔職員親切交談，警民完全打成一片。人人都明白是甚麼一回事，也沒有當是一回事。

相信大家看過一套廉署的電視廣告，內容是一群老人家懷念當年美好事物，總覺得今不如昔；唯獨廉潔風氣今天勝舊時。也許年輕一代已經很難理解當年賄賂公行的盛況。由警察和工務局的集團式運作，以至醫院阿嬈和清潔工人都習以為常地收取非法利益。貪污者心安理得，自辯不過受人錢財替人辦事，更為繁瑣程序提供捷徑；行賄者花錢買方便，於是各得其所。現代社會已有共識：我們不會容忍貪污。這是一大進步。我們慨嘆時下的叉燒包不如從前好吃之餘，我們是否願意回到當年？

憶苦思甜

一位親戚的小朋友年前考入某直資名校，我少不了打聽她有甚麼祕訣。原來她的故事跟人人熟識的經歷沒有分別：自小訓練。彈琴中樂游泳羽毛球加上智能訓練及各式補習，填滿了所有的課餘時間，當然也填滿了名校的申請書。每天放學和星期六日，媽媽帶著孩子東奔西走，上各式各樣的課；更少不了參加各樣比賽，拿下不少獎項。她還不無自豪地說幸好孩子手腳俐落，做功課很有效率；晚上才可以有親子時間，一起看XXX美語課程光碟。

我想她的孩子是絕大部份家長夢寐以求的樣板：資質不錯、勤奮服從，前途無可限量。無可否認，今天孩子接受的教育遠較從前全面。當年有書可唸已經不錯，小學六年級的作文題目是「升學與就業」，大學生更是天之驕子。課外活動乏善可陳；家中倒有不少，例如穿膠花穿珠子。

曾經參加一位後輩的大學畢業典禮。一位嘻皮笑臉的小男生，在台上匆匆走過時，不忘向台下的親友舉起V字手勢，惹來一陣笑聲。坐在我身旁的一位前輩搖頭嘆息，低聲對我說：「還小嗎？像甚麼話！想當年……」。我心中卻有個疑問：自小文武雙全的小朋友，甚麼時候變成我們口中「一蟹不如一蟹」的新一代呢？

香港社會的變遷和教育的互動關係，固非淺學如筆者所能解。我只覺得每一代面對不同的挑戰；雖然前輩的經驗寶貴，但事事以想當年作標準恐怕有緣木求魚之嘆。想當年我們的長髮結他喇叭褲，不是一樣叫父兄輩搖頭嘆息嗎？孩子不過遺傳了父母的DNA，卻都是獨立個體；就讓他們多一點空間，闖出自己的天地吧！